



画

□ 沈诗琦

世相

母亲让我有时间去买一组画，准备挂在客厅作为新房的装饰。

我走进这家不起眼的画店时，店主不在，桌子上放着“有事离开，马上回来”的牌子，我便四下张望着。墙上挂着一组三幅的抽象派作品，是一些或扭曲或飘扬的线条，仿佛有一股风在吹，又仿佛在海上飘零。这些画力量暗生，又让人捉摸不透。白色冷得刺骨，红色又热意盎然，像某种东西在碰撞，在准备爆发。

“看画呢？”我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女声，转头一看，是一个个子娇小，行动敏捷，浑身透着轻快活力的年轻女人。

“就随便看看。”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店主说：“没关系，随便看。”她不再吱声。良久，我指着那组画问她怎么卖。她饶有兴致地问我：“你对这画感兴趣？”我点点头说：“我感觉蛮特别的。”店主笑了：“这样啊，我也很喜欢这幅，我画了好久。可惜很多来看画的客人都说这幅画不好，他们觉得太杂乱，太难以驾驭，神经似的，”她顿了顿，自顾自接上自己的话，“价格你看着给吧，我无所谓。”

我被她一句看着办给吓到了，生平没听过这种买卖方式，更是不知所措。我说我再看看，下次来买，便在店主的微笑和目送下离开了。

这件事很快被我忘在了脑后，我在花鸟市场买下来另一组画。这组画和我在那个画店里看到的很像，但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可是母亲说很好看，当即挂在墙上。我以为自己很快也能接受这组画带给我的落差感，但越看，先前那幅画的影子越是从脑海中奔跑出来。

我没想到我会再见到那家画店。那天，我坐在车里，看见店主的背影隔着玻璃在晃动，仔细一看，发现她似乎在画画。我被一种力量驱使着走下车，走进店里，我注意到少了几幅画，但那组画还一动不动地挂着。她放下画笔回头来看我，笑意盈满了眼眶。

“没想到还能再次看见你啊，你肯定已经买好画了吧。”

我不好意思，只说和朋友来的，顺道来看看。“你这的画真的太好了。”我说着，视线落在她的画布上。画布上也还是一些线条，一道道横在底下的色块上。

“你是想再画一遍墙上那组画吗？”
“是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试着临摹自己的画，但总觉得不是当初那个味了。”她有些自嘲地说，“果然啊，每幅画都是独特的，哪怕让原作者再一模一样画一遍都是不行的。”
“可能是心境再也不一样了把。”

“对啊，当初我也忘了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那个时候我刚好接到一个邀约，让我画一组画，给的薪酬不菲。可是初稿刚准备完，别人忽然加要求了。我觉得他们新的要求不符合美学，不想再画，到头来我还得给他们违约金。我那天就把自己一个人闷在画室，起先感到这个世界上没人尊重美术，没人懂画，就开始在纸上发泄。结果不知怎么的，刷刷刷每一笔都像是灵感暴动，等我回神就是这样了。”

“也许伟大的作品都是从苦难和郁闷里萌发的吧，灵感加努力才是好的成果啊。”我恍然明白家里那幅画少了点什么。我对她说：“你的画非常有灵魂。但因为别人要求的改动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翻脸会不会太……有个性了？”

她哈哈大笑：“是我任性了，但就是做不到啊。”我忽然意识到，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她的孤独和落寞。她本身就是一片汪洋，本身就是渺渺茫茫的晨雾。含蓄、隐秘，又如此张扬。

我此后再没见到她，只知道这家店转让掉了。我买了一些纸和颜料，准备凭着学过的一点美术技艺也画点什么。我画着画着，一抬头就看见挂在墙上的三幅画，有些哀伤。

山趣

捡核桃

□ 杨世明

一到秋初，天公易翻脸，时而大雨时而天晴，甚至是阴雨绵绵数天的“七黄雨”或“八黄雨”。在这些秋夜里，一阵阵大风袭来，黑遮江畔的洱源炼铁乡核桃源，那一片片高大挺拔的核桃林枝头上成熟而次第裂开嘴傻笑的核桃果，从瘦弱而干瘪的外壳中挣脱出来，或连同朽柄的外壳一起跌落到滋养自己一生的土地上，犹如孩儿重归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在当夜或次日凌晨，即使风雨还未停息，但还是引来一阵阵鸡鸣狗吠声。明亮耀眼的一束束电筒光里，人们披着雨衣，背着竹篮，持拿镰刀，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核桃林下，手起果落，一个又一个，三个又五个，持续而又欢快地飞落到身后的竹篮里，“咣嗒、咣嗒、咣嗒”，在秋雨里相互碰撞而产生清脆的喜悦，在浓密的林间不时地荡漾着，惊醒了树洞中正酣睡的小松鼠，也吓飞了来不及梳理羽毛，爱吃毛虫的老山雀。从不同方向前来捡拾被秋风秋雨击落的核桃果的人，有的是本村本寨，有的是四乡八邻，有的是核桃林的主人。不论来自何处，大都是山乡里起早摸黑，勤俭持家的白族人家，来寻找捡拾核桃的乐趣，这与好吃懒做的人家是无缘的。

经数天或几个星期的上蹿下跳，左检右寻，来来往往的马驮车运，辛劳一年后所结的核桃果才收打完毕。核桃林的主人及请来的帮工全部撤离后的第二三天，那些成群结队，到处奔走捡拾核桃的年轻妇女们便前来捡拾遗落在草丛中或石脊见里的核桃果，仔细地将其搜刮到自己的竹篮中，当大家离开时觉得这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三个核桃果了。但到

了第二、三天过来再搜寻，或另外一些捡拾者前来，仍然或多或少地捡拾到一些核桃果，总是给到场的人一个个惊喜。因为多年来，核桃的价格不断攀升，现在核桃已不叫“核桃”，而直接叫成“金蛋蛋”或“银蛋蛋”了。民间不是常说，“挖金之处会遗金，采银之处会丢银”吗？“见者有份”，百人见了有百份，千人见了有千份，跟主人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核桃源里的核桃果全部收打结束，所收打的核桃果被剥皮后烘干，又被大小核桃老板运往全国各地时，核桃树上密密匝匝的枝叶也被秋风吹落得稀稀疏疏了。主人收打时因枝叶繁多被遮挡而没击落的三个或四个一串串的果儿，还傻傻地呆立枝头，在秋阳下发出亮光而引人瞩目。于是那些攀大树高手，打核桃大侠——四乡八邻的汉子，领着贤惠而勤快的婆娘前来清理核桃。汉子不带任何安全保险工具，只操一根两丈多长的“打核桃棒”，敏捷地爬上一般人无法爬到的高处，将残留在高枝头上的核桃果儿一一击落到地时，等候于树下的婆娘就挥着铁镰向落果处奔去，好像在担心落下的果儿会飞走失踪，会入地难寻。她们不放弃从天上掉下的每一个惊喜，不让大自然赐予人们的一串串惊喜埋没在荒草泥水中霉烂变废，极力做到“颗粒归仓”。

捡拾核桃，捡拾鸡哄，捡拾蘑菇，捡拾豆麦等是炼铁山乡白族人家勤俭持家，珍爱大自然无私赐予的一种传统美德。他们世世代代总爱在大自然里捡拾生活，在捡拾生活的岁月里去寻找人生幸福的真谛。

地理

梦回白雾村

□ 朱金贤

奔涌的群山打了个盹，于是生出许多起伏的山丘。山丘并肩相连，以坝子为心，形成合抱的姿势。坝子里的良田，抚慰农人粗糙的肌肤，也喂饱他们干瘪的肚子，于是山脚下生出了许多白墙青瓦的房子，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会泽县娜姑镇的白雾村，在坝子边缘，像一片开水中的茶叶徐徐舒展开来。

再回白雾，是旧地重游，心里便多了一些沧桑之味和悲凉之感。旧人旧事如同白雾的旧时光，遗留着浅浅的痕迹。古朴的街道、街道两边的老房子、木质的阁楼、雕花的门窗，恍若时光里的美人，凝望着这个村子的繁华与凋落。

街与村，本是指向不同的两个字，但当地人的说法，白雾街就是白雾村。一条街就是一个村落，左邻右舍、房前屋后以街为中心，他们的房子像翠竹一样层层往外铺展。一条街就是一段醇厚的历史，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走在狭窄细长的白雾街上，穿街的流水像时光一样缓缓流淌。青石板铺砌的街道，黑色的来自明清时期。泥土色的石板是今人的杰作，里面藏着缝缝补补的岁月。

人们把白雾的故事刻在一块小小的牌匾上：名村自古兴铸青铜融合八方四山并峙堪为鼎，京运从之始出白雾纵横万里三水分流遍织春。身临其境地感受这时光，在白雾村民代代相传的记忆里想象万里

京运喧闹一时的车马萧萧。小小的白雾村，因为铜牵引着万里之外的目光。铜流向京城，人流向白雾。异乡人带来喧嚣，也带来酒家、会馆，带来把他乡变成故乡的依托之物。黄昏时，马帮的铃声消融了夕阳，白雾村在星星点点的煦暖中进入温柔乡。天亮后，马帮披着晨霞，告别白雾消失在茫茫群山中。

这著名的南铜北运，成全了异乡人，也成就了白雾村。如今，会馆旧址和那些虫眼密布的老栏柜，仍然是人们无法拒绝白雾的理由。那些寺庙、会馆和旧时的民居，仍然在讲述着属于它们的古老故事。白雾村民经过历史的淬炼，日子过得悠闲富足。春天，他们卷起裤脚钻进水稻田里插秧。秋天，他们躬身在金黄的稻浪中收获喜悦。没事的时候，他们在街边摆个小摊，卖洋芋片、炒蚕豆、红薯、水果。村口茂密的树荫下，妇女们坐在石凳上签鞋垫、纳鞋底，唠着家长里短。三圣宫的门口，老人们“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叙说着陈年往事。

多年后，人们打磨光阴送走八方的商贾，迎来田园耕耘的白雾。水一样的时光，流淌着白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雾的清晨，许多白色的绸带悬挂在山腰。从高处往下看，阳光穿透薄雾，把树梢和屋顶的瓦片镶上一层薄薄的金纱。朦胧光影里的白雾村，越发可爱动人。

万物

哑巴畜生

□ 李季

人和家禽家畜之间好像签有契约，善待它们，它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回报，公鸡打鸣，母鸡下蛋，猫捉老鼠，狗看家，牛耕田。对它们不好，它们就会调皮捣蛋，公鸡半夜瞎叫，母鸡把蛋下到野外草窝里，猫躲起来一躲好几天让主人着急，狗对着熟人也龇牙咧嘴，牛发脾气罢工。不过，这样的情形很少出现，村庄大多数时候都处在和谐的状态中。

鸭子白天都漂在池塘里，捉小鱼小虾，自由嬉戏。暮色四合时，自己爬上岸，一拽一拽地各回各家，钻进了圈里。赶上心情不好，天黑了也不回家，把头别在翅膀里，作出一副在水上过夜的姿态来。可不能让鸭子在外面过夜，一则因为鸭子是在夜里把蛋下到圈里的，二则外面凶险，有不可控的因素危及鸭子的安全。鸭子很合群，一个不想回家，一群都不回，都漂在水中央。几家人围在池塘周围，留出上岸的口，往池塘里扔泥块。鸭子在人们的轰赶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岸。

鸡按时上宿，从不在外过夜。外面有它们的天敌：黄鼠狼。待鸡鸭都进了圈，主人把圈门合严，圈就成了安乐窝，黄鼠狼是钻不进来的。

猫则是一到夜里就精神了，很少在家过夜。白天往草垛里一钻就呼呼大睡起来。冬天，它们喜欢钻到灶洞里睡。被柴草供暖的灶洞，成了它们的天堂。生火做饭前，要先把猫抱出来。这些爆灶猫，整整一冬都灰头土脸的。但是天一暖，它们换掉脏衣服，很快就漂亮起来了。猫和狗不一样，狗有凶狗，长得很丑，猫却是只只都很好看，天生一副娇贵相。猫能为这个家做出的贡献很小，但索取也少，一个人一顿省下两口饭就能喂饱它。它最大的长处是乖，乖乖地，不惹主人烦。

狗最大的好，是忠诚。狗不嫌家贫，在家里吃不饱，去外面找吃的，吃饱后也不在外游荡，自己就回来了。趴在那两扇破木门前，眯缝着眼假寐。听到陌生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站起来，一顿狂吠。它们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能识别家里的客人。哪怕是第一次来做客的，它们也能认出来，对客人从不瞎胡叫。不知靠的是气味，还是会察言观色。

村里家家都喂有家禽家畜。猪圈上贴的是“槽头兴旺”，鸡鸭圈上贴的是“鸡鸭成群”，这些家禽家畜烘托着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它们是红红火火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母亲把这些家禽家畜叫做“哑巴畜生”，带着怜惜和疼爱。小时候，我们要虐待它们，母亲会教训我们说：“打那哑巴畜生弄啥呢？它们不会说不会讲，本身都够可怜的了。”它们要是闯祸了，我们惩罚它们，母亲会说：“哑巴畜生懂啥呢？你要是想让它死，它都不能活。别打它了。”村里每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慈母心，仁者心，不仅恩被子孙，还惠泽万物，爱及花木稼穡、家禽家畜。

这由人及物的爱，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悉心地照料着这些哑巴畜生，它们和我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死心塌地，不离不弃。

昆明中研甲状腺
中西医结合医院

咨询电话：0871-

65162120

广告（盘龙）医广【2020】第01-08-005号